

酉阳民族成份普查资料

四川省酉阳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印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

目 录

一、从地理沿革看酉阳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.....	(1)
二、从历史和现状看酉阳是土家族聚居地.....	(13)
三、土司制在酉阳的实施.....	(28)
四、酉阳冉氏民族成份是土家族.....	(37)
五、酉阳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.....	(47)
附：酉阳县民族成份普查宣传提纲.....	(77)
《编后》	(87)

从地理沿革看 酉阳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

一、夏、商、周

酉阳故城原在今湖南永顺南，保靖县东北部，猛峒河与酉水汇合口的王坪附近。因位于酉水北岸，以北属阳，故名。（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二册；《嘉庆统一志》：“酉阳故城在今永顺县东南。”）

上古时为《禹贡》荆州之地。《周礼》：“正南曰荆州。”《春秋元命包》云：“轸星散为荆州。荆，强也，言其气燥强。亦曰警也，言南蛮数为寇逆。其人有道后服，无道先强，常警备也”。按：荆州北起湖北荆山，南达衡山之阳，多在今湖北湖南地方。

商周时为古蛮夷地。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古蛮夷地。”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：“今长沙武陵蛮是也。其在唐、虞，与之要质，故曰要服。夏、商之时，渐为边患。逮于周世，党众弥盛。宣王中兴，乃命方叔南伐蛮方，诗人所谓‘蛮荆来威’者也。又曰：‘蠶尔蛮荆大邦为仇’。明其党众繁多，是以抗敌诸夏也。平王东迁，蛮遂侵暴上国。晋文侯辅政，乃率蔡共侯击破之。”

二、春秋、战国、秦

春秋战国时先属楚。秦昭王三十年（公元前285年），攻取楚巫中地置黔中郡，酉阳转归秦国所有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：“楚武王时，蛮与罗子共败楚师，杀其将屈瑕。庄王初立，民饥兵弱，复为所寇。楚师既振，然后乃服，自是遂属于楚。”“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蛮夷，始置黔中郡。”

三、两 汉

汉高祖改黔中为武陵郡，并置酉阳县，属荆州武陵郡统辖，为十三个领县之一。（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：“武陵郡：孱陵、临沅、沅陵、镡城、无阳、迁陵、酉阳、辰阳、义陵、零阳、很山、充、索”）。酉阳辖境包括今彭水、黔江、酉阳、秀山、湖南永顺、古丈、龙山等县地。

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：“汉兴，改为武陵”。“虽时为寇盗，而不足为郡国患。光武中兴，武陵蛮特盛。”建武二十五年（公元47年），“遣伏波将军马援至临沅（今常德，桃源县地）击破之，渠帅饥困乞降”。“为置吏司，群蛮遂平”。

《湖南省志》：“武陵郡，分黔中郡置。治义陵，今溆浦县、领县十三”。“酉阳：高帝置，今永顺、龙山、古丈县地，又错入今四川境”。

四、三 国

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（公元 208 年），魏武帝曹操尽取荆州地。赤壁大战后，又为蜀国领地。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，刘备败死，酉阳复属吴。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（下简称《州志》）：“吴之酉阳仍隶武陵”。

吴并析酉阳今龙山、彭水、黔江地置黔阳县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吴分酉阳置黔阳郡”。《州志》：“误县名为郡名耳！”《方舆纪要》、《辞海》：“宋元丰三年（公元 1080 年）始置黔阳县”。查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：黔阳治所在今龙山县南。又罗长源《路史国名记》：“今黔之彭水，汉酉阳也”。古黔与黔字通，牵混交错是难免的。

《三国志·吴书·钟离牧传》载：“武陵、五溪夷与蜀接界”。“今（迁陵、酉阳）二县山险，诸夷阻兵，不可以军警扰，警扰则诸夷盘结”。

酉阳在三国时仍为蛮夷聚居之地。

五、两晋、南北朝

两晋沿汉吴旧制。南北朝混战时期，酉阳为南宋、肖齐、肖梁武陵郡县地。陈改属沅陵郡。

《历代地理志韵编》：“酉阳：两晋沿旧制”。《湖南省志》：“两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均汉吴以来故县。”

《南齐书·蛮传》：“蛮，种类繁多，言语不一，咸依

山谷，布荆、湘、雍、郢、司等五州界”。 “其武陵、西溪蛮田思飘寇抄”。

《周书·蛮传》：“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陬落尤甚。余则大者万家，小者千户。更相崇树，僭称王侯，屯据三峡，断遏水路，荆蜀行人，至有假道者”。

《州志》：“晋永嘉后没于蛮獠”。由于八王之乱，统治者忙于内部争权夺利，一向受排斥打击的“蛮、獠、夷”等少数民族，便起来造反，占领中国大片土地。酉阳属其中之一。他们对酉阳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六、隋、唐、五代

隋开皇九年（公元 589 年），废酉阳县名。一部省入大乡县（黔阳改，治所在酉水北岸，原属酉阳之永顺、古丈并入）。《湖南省志》：“大乡、梁故县，废酉阳、迁陵并入。今永顺、古丈、龙山县地。故城在今龙山县南”。

开皇末，于今酉阳地置务川县，属巴东郡统领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载：“开皇末，置务川，属巴东郡”。

唐高祖武德四年（公元 621 年），招慰使冉安昌，“以务川当牂牁（今贵州境内）要路，请置郡以辅之”。于是把务川改为务州。

贞观四年（公元 630 年），又改务州为思州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：为黔州治下五十个蛮州之一。“皆羁縻，寄治山谷”。属西南蛮中酉溪蛮的一部分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黄巢之乱，酉阳蛮叛”。这里所说

的酉阳蛮，是对居住在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。与今土家、苗、瑶、仡佬族有渊源关系。

五代时中国四分五裂，没有统一的君主，酉阳为冉氏所据有。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五代后没于蛮。”《宋史·蛮夷传》：“唐季之乱，蛮酋分据其地，自署为刺史”。

七、宋

宋高宗建炎三年（公元1129年），今川黔边爆发了金头和尚为首的土家族苗族大起义。主要根据地在“增潭铁围城”（今龚滩公社鞍城大队）。《州志》：“此山二面临河，峭壁立铁，……山延广袤数十里，水草丰饶，险自天生，故有铁围城之目。宋绍兴时，金头和尚据增潭，实情此为窟穴。”“波及思南（今贵州思南）涪（涪陵）渝（重庆）等州县”（章秋涛《续修酉阳州志稿》、《州志》）。

夔州蛮酋冉守忠，“聚姓九十余族”，“率酉阳诸寨蛮獠助剿”，镇压起义“有功”，封酉阳寨知寨。“子孙世袭，住扎酉阳”。《州志》载：“逆秃始末皆在宋世，且皆在酉地州西一百八十里之马鞍城（铁围城），即其窃据之巢穴。”

绍兴元年（公元1131年），酉阳又改寨为州（注）。《明一统志》：“宋为酉阳州”。《州志》：“此为酉阳州之始”。

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属“土、蛮、獠、夷”范围，是统治者推行“以夷制夷”，“以土官治土民”，从而达到“蛮夷互争”，“听我驱调”，挑拨其互相残杀的恶果。死的人

成百数千上万，宋时酉阳少数民族人数确比较多的。

八、元

元仍置酉阳州，属怀德府（今湖南花垣县）治理。仁宗延佑元年（公元1314年），改为酉阳宣慰司。顺帝至正二年（公元1342年），农民领袖明玉珍率军入川，翌年称帝，定国号大夏，又将酉阳改为边沿溪洞军民宣慰司。

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：“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公元1283年），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蛮”。据《州志》讲：九溪十八洞多在今酉阳境内。

酉阳少数民族，包括土官自己在内，对元统治者也是有反抗的。《元史·本纪》：延佑七年（公元1320年）十月，“酉阳耸依洞蛮田谋远为寇，命守臣捕之”。“土官冉世昌遣其子冉朝率大小石堤洞蛮入贡。”泰定元年（公元1324年）七月，“酉阳州冉世昌寇大小石耶、凯江等寨，调兵捕之”。三年（公元1326年）二月：“酉阳寨冉世昌及何惹洞蛮为寇”等。

九、明

明洪武五年（公元1372年）四月，设酉阳州，并置酉阳宣慰司。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降为宣抚司，直属四川都司。领有平茶，邑梅、石耶（均在今秀山境内），麻兔（今松桃苗族自治县地）四洞长官。以杨底纲，杨金春、杨隆、冉德元为长官。明末清理边界时，又将麻兔司改归贵州松桃县，另

增设地坝司（今秀山莲花公社）。永乐十六年（公元1418年）改隶重庆卫。

《明史·土官传》：永乐三年（公元1405年），“十一寨生苗，一百三十六户”，“命隶酉阳宣抚司”。景泰七年（公元1456年），“宣抚冉廷璋兵征五开、铜鼓叛苗”。弘治十二年（公元1499年），“宣抚冉舜臣奏宋农寨蛮贼纠胁诸寨洞蛮杀掠焚劫”及“宋农后溪（今后溪公社）诸蛮聚兵杀掠”等。

《方舆记要》：“嘉靖（公元1522—1566年）初，（腊耳山）山酋首领龙求儿称苗王，南结贵州土僚，西诱酉阳诸蛮，‘流毒’三省，命台政万镗等进讨，寻攻克之”。

谷应泰《明史记事本末·西南群蛮》云：“诸苗种落，有族属无君长，附四卫，……一种接辰沅镇，直入四川，而夹于酉阳诸土司。”“有冉家者，笮冉氏之裔，散处于沿河，佑溪（今小咸公社），务川之间，尚武而善猎，得兽必先祭而啗之。”“四川土司以什数，则酉阳彭氏（疑为冉氏之误），石柱马氏，秦氏、永宁奢氏，播州杨氏为最大。

很明显，在明朝，酉阳仍为苗蛮聚居地。

十、清

清初承明旧制。顺治十五（公元1658年）土官冉奇镳隆清，仍授宣慰司。雍正十三年（公元1735年）“改土归流”，改行任命流官制度。乾隆元年（公元1736年），迁土官冉广煊全家十一口于浙江仁和县；将酉阳改为直隶州，由

四川省川东道管辖。同时将邑梅、石耶、平茶、地坝四司地，并割酉阳之晚森，南洞、九江、苗江、小江、日旗、月旗等置秀山县。与黔江、彭水共三县，同隶酉阳直隶州领属。历经乾隆、嘉庆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七代皇帝，计一百七十五年。

改土后，清政府极积推行“赶苗拓业”和“强行同化”政策，利用“丈田”等手段，把少数民族赶往边远山区。压力越大，反抗力越强。乾嘉年间，在临近酉阳的湘西、黔东一带就曾发生过凤凰吴半生、吴八月，永绥（今花垣县）石宗四，铜仁石柳邓为首的大规模“苗民暴动”。咸丰九年（公元1859年）六月，酉阳南界接近秀山、松桃县的猫猫山（原麻兔司地）地方，也发生过郎官、郎宦、陈显发（陈染匠）为首的苗汉农民起义，占领了南界，甘龙、茶溪、天坛等地。多次打败清兵，坚持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。

《秀山县志》：“前史称酉阳有三种夷：曰仡佬。曰南客，曰冉家。”

《清史稿·土司传》：“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，各长其部割据一方之谓蛮”。“湖广之田、彭，四川之谢、向、冉，广西之岑、韦，贵州之安、杨，……皆蛮之类”。

魏源《乾隆湖贵征苗记》：“贵州苗略定，和琳亦定秀山县苗”。“苗叛时，惟沿边土蛮不从乱。土蛮者，故土司遗民也，聚众自保，苗甚惮”。

《苗疆紧急善后事宜》：“据奏川、黔，楚三省，如酉阳、铜仁等处，从前均土司，嗣因呈请归流，始行改设州县营分，统归文武管辖”。“照各省土官之例，每一营分酌设一二人为土守备，守备以下酌设千总，外委等员。俾令管

束苗民。”

石香村居士《戡靖教匪述编·陕甘楚豫述》：“军机大臣”、“署四川总督，大学士孙士毅，因苗疆未靖，驻四川酉阳州，经理苗疆后路军需，就近讨之”。

嘉庆二十五年（公元1820年），改土八十七年之后，清严如煜《苗防备览》的苗疆全图仍把秀山和酉阳的龙潭、大溪、酉酬列为苗疆范围。

“改土归流”虽然打破了“蛮不出境、汉不入峒”的民族隔离状态，加强了各民族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。但清政府推行“改土归流”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，不可能改变少数民族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地位。民族与民族间的隔阂和对立仍然普遍存在，某些方面还更深刻更尖锐化了。一些少数民族基于生存的要求，往往聚族而居，保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。有的由于与迁来的汉人频繁接触，受到汉族高度文化和高度生产技术的影响，而处于“汉蛮杂居”的状态。但“改土归流”到现在仅二百四十七年，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家、苗族，决不会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就“自行消亡”。只不过在反动的大汉族主义和华夏中心论的支配下，自己不敢承认自己是土家或“苗子”而已。酉阳作为土家族苗族聚居地的性质没有变。

十一、民 国

民国成立后，先设酉阳县。七年（公元1918年），四川

军阀“防区”割据局面逐渐形成。廿四年（元1935年）迄解放前夕止，为四川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。下辖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、武隆、涪陵、丰都、石柱、南川九县。

民二十二年（公元1933年），中国科学院民族学家凌纯声、芮逸夫用整三个月时间，对湘西各县苗族进行实地考察后，写了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》一书，认为：“在川省东南角，界于川湘黔之间的酉阳，秀山等县地，多红苗”。

知名教授，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，在1950年再版的《中国民族简史》一书中也认为“苗族的主要部分为苗。其散居的地区，主要为湖南的乾城、凤凰、永绥、城步、绥宁……，贵州都匀、兴义、黎平、松桃、青江、丹江……，四川酉阳、秀山……，广西龙胜、怀远以至云南……等处。其中一个较大的聚居地区，以湘黔交界的腊尔山脉（主峰在湖南花垣县）为中心，在南北三面环旋湘境七百余里，西北两面环旋黔境二百余里。”酉阳属于聚居区范围。

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，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。对散处在汉族夹缝中的土家、苗族人民，更是受到歧视和压迫。他们坚持大汉族主义，一面说汉苗“同源”，是“宗支”关系，一面又说苗族已完全“汉化”，不予承认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对土家、苗族人民进行了无限制地需索榨取，拉丁拉夫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。土家、苗族人民的痛苦，不但比前没有减少，且有增加。稍有反抗，就加以“匪”的罪名，给予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。我县酉东一带的土家、苗族还保持有较多的本民族特点与风俗习惯，并曾对国民党及

其在当地代理人的黑暗统治进行斗争，国民党政府一直把酉、秀、黔、彭四县作为“匪区”对待，重点又是酉阳，而酉东则是所谓“匪化”了的“匪区”。他们故意混淆少数民族与“匪”的界限，别有用心地诬陷酉东土著居民是“土匪”，“棒老二”；说东路人“野蛮”，“苗得很”，“蛮得厉害”。曾多次派兵镇压，烧杀奸淫，并村合寨，无恶不作。上点年纪的人谈到国民党军队“马师长”（马昆山），“郑师长”（郑作民），“李军长”（李延年），“高军长”（高瞩东），“赵屠夫”（伪第八区第一任专员赵鹤的外号），至今还记忆犹新，切齿痛恨。但勤劳勇敢的土家、苗、汉各族人民是斩不尽，杀不绝的，他们从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，前仆后继，坚定顽强，对蒋记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战斗。酉东所谓“匪患”在国民党统治酉阳的三十八年中从未间断过，其中有相当部分就带有民族起义的成份。

因此，基于以上众多的客观事实，我们的结论是：民国后酉阳仍是土家族、苗族聚居地。

十二、解放后

1949年11月11日酉阳解放后，仍设川东区酉阳行政专员公署，下属酉阳、秀山、黔江三县。1952年9月与涪陵专署合并，改名四川省涪陵行政专员公署。酉阳仍以县隶涪陵专署。1952年7月，曾将原酉阳的第七区（区治马喇湖），第八区（区治濯河坝），第九区（区治石家河），第十区（区治两河口），共四个区、十四个乡划属黔江，又将玉屏乡划属秀

山，而把秀山的江口镇（现苦竹公社江丰大队）划归酉阳。1953年到现在县境基本没有多大变动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在《共同纲领》和先后两个《宪法》中都规定了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”的原则。党和政府一直把酉阳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看待。在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扶持。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，经过土家、苗、汉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，山区面貌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，各族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也必将有更大的提高。让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，在社会主义祖国和睦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，奋勇前进吧！

注：酉阳改寨为州的时间，《州志》有两种说法，一为绍兴元年，一为“淳熙初”，《冉氏家谱》为淳熙四年（公元1177年），现姑从第一个说法。

从历史和现状看 酉阳是土家族聚居地

酉阳县位处四川东南边陲，襟楚带黔，扼川湘。西面，乌江水汹涌湍急，与贵州沿河县隔江相望；东面，八面山巍峨峙立，为川湘天然屏界；东北部，武陵山脉的咸丰大背斜由湖北蜿蜒伸入县境；南面，与贵州松桃县同山共水。全县面积5158平方公里，60万人口。少数民族327407人，占全县总人数的54·6%。其中，土家族27.3万人，占总人口45.5%；苗族5.4万人，占总人口9%；其他少数民族407人。是土家族、苗族的聚居地。境内山岭重迭，岗峦起伏，溪流纵横，森林密布，气候温和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物产丰富。千百年来，土家族人民在这里斩草落业，渔猎牧耕，繁衍子孙。他们同苗、汉等族人民团结互助，共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，共同开发山区，建设酉阳。

一、勤劳勇敢的土家族

土家族，自称“毕兹卡”，世世代代聚居于川湘鄂三省结合部的山区。关于土家族的族源问题，众说纷纭，正在探讨。我们倾向于土家族系川、鄂、湘边区土著先民与战国以后陆续迁来的巴人的结合。

在巴人迁来之前，酉阳山区已有土著先民在此渔猎生活。这些土著先民，就是《酉阳州志》所载的“曰苗、曰

蛮、曰犧蠻、曰彝、曰酋”的“土民”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所称的酉阳地“其民曰犧獠、曰冉家、曰南客”（《州志》解释说，这些人“其居酉在土官之先”的“夷”民，《太平环宇记》讲到酉阳为“古蛮夷地”的“蛮夷”，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说的“其属有濮、賨、苴、共、奴、犧、蛮蠻之类”的部落。当时，酉阳山区更是地广人稀，交通闭塞，居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下，彼此间很少往来交流。各部落聚族而居，寨自为俗。部落之间的风俗习惯很不一致，土著先民的民族成分很复杂。从史书、志书的记载来看，只能确定他们是别于华夏的形形色色的所谓“夷”民。

酉阳地区的居民，其风俗习惯逐渐一致，语言逐渐统一，民族成分趋于划一，即成为以“土家族”为主体的居民，当是在巴人逐渐迁来之后。同汉族是若干氏族长期交流、往来，逐渐形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一样，土家族也是由若干部落的土著先民与迁来的巴人，在长期的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，逐渐形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。

古巴子国在商周时已比较强大。其疆域“东接楚国，北邻黔国，西接蜀国，南接黔中”（《华阳国志》）。今涪陵、夔万、巴东是其腹心地区。因助周武王伐纣，受封子爵，故又称“巴子国”。战国时，秦、楚十分强盛，争夺巴地，巴人屡吃败仗。“巴国虽都江州（今重庆），或治垫江（今合川），或治平都（今丰都），后治阆中，其先王陵墓，多在枳（今涪陵）。”（《华阳国志》）屡次迁都，多数是因战败。公元前344年，楚威王的军队就曾打到了巴国的根据地枳，逼近巴的国都江州。巴人四散逃亡，其中一支流入五溪。据《十道志》载：“楚子灭巴（应为“略巴”），巴

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，汉有天下，名曰酉（水）、辰（河）、巫（水）、武（溪）、沅（水）等五溪，各为一溪之长，号五溪蛮。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。酉阳属黔中地，酉水流经酉阳，又是五溪地。这次巴人的迁徙，有一部分是到了酉阳的。公元前316年，秦惠文王灭了巴。巴人惨败，再次大迁徙，五溪地又增加了一大批巴人。秦灭巴后，“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，统其旧地。”巴的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定时期，主要居住在涪陵、夔万、巴东一带。但既已有几批巴人先后迁居五溪地，而且五溪地土壤肥沃，气候温和，溪流纵横，水草丰茂，宜于渔猎牧耕，巴族人之间互通声息，迁徙来者就络绎不绝了。特别是酉阳，有乌江与巴人的根据地枳（涪陵）相接，来往尤为方便。祖籍夔万的酉阳冉姓在《冉氏家谱》中就明确讲道：“通牂牁，开思务以来，族人久有迁居边境（即川黔湘鄂结合部山区）者。由夔开以让思州（今酉阳等地），固声势相通，而地可乘便也。”这是讲的隋唐时的情况。

现在酉阳居民约 285 个姓氏中，冉、田、向均为大姓，特别是冉姓为第一大姓，就是巴人的迁居形成的。当时，冉、田、向就是巴人的大姓。《周书·蛮传》说：“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陬落尤甚。……屯据三峡，断遏水路，荆蜀行人，至有假道者。”可见冉、向、田三姓的势力之大。巴人由于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较早，因而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诸方面都比酉阳的土著先民发达。加之又是成批成批地迁来，络绎不绝地迁来，人多势大，喧宾夺主，在酉阳竟成了大族。特别是冉姓，更居于首席。因此，《酉阳州志》根据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太平环宇记》的记载写